

语言资源与语言规划丛书

徐大明 吴志杰 主编

 Springer

太平洋地区的语言规划 和语言教育规划

[美] 罗伯特·卡普兰 著
[澳] 小理查德·巴尔道夫 译
梁道华 审订
顾利程

■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中国语言战略研究中心学术丛
语言资源与语言

徐大明 吴志杰 主编

太平洋地区的语言规划 和语言教育规划

[美] 罗伯特·卡普兰 著
[澳] 小理查德·巴尔道夫
梁道华 译
顾利程 审订

南京大学“985工程”三期项目
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专项资金
南京大学中国文学与东亚文明研究协同创新中心资助出版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语言资源与规划理
论的本土化”(12YJC740112) 成果之一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北京

京权图字：01-2013-9096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Language and Language-in-Education Planning in the Pacific Basin by R.B.Kaplan
and Richard B.Baldauf Jr.
Copyright©2003, Springer Netherlands
Springer Netherlands is a part of Springer Science and Business Media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太平洋地区的语言规划和语言教育规划 / (美) 卡普兰 (Kaplan, R. B.),
(澳) 巴尔道夫 (Baldauf, R. B.) 著; 梁道华译. —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4.1

(语言资源与语言规划丛书 / 徐大明, 吴志杰主编)

ISBN 978-7-5135-4020-9

I. ①太… II. ①卡… ②巴… ③梁… III. ①语言规划—世界 ②语言
教学—教育规划—世界 IV. ①H002 ②H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15437 号

出 版 人 蔡剑峰

责任编辑 王 琳

封面设计 高 蕾

版式设计 吕 茜

出版发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 19 号 (100089)

网 址 <http://www.fltrp.com>

印 刷 大恒数码印刷 (北京) 有限公司

开 本 730×980 1/16

印 张 18.5

版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5-4020-9

定 价 39.00 元

购书咨询: (010) 88819929 电子邮箱: club@fltrp.com

外研书店: <http://www.fltrpstore.com>

凡印刷、装订质量问题, 请联系印制部

联系电话: (010) 61207896 电子邮箱: zhijian@fltrp.com

凡侵权、盗版书籍线索, 请联系我社法律事务部

举报电话: (010) 88817519 电子邮箱: banquan@fltrp.com

法律顾问: 立方律师事务所 刘旭东律师

中咨律师事务所 殷 斌律师

物料号: 240200001

顾 问（按音序排列）

陈 骏、陈章太、戴庆厦、李 嵬、李宇明、穆夫温（Salikoko Mufwene）、
斯波斯基（Bernard Spolsky）

主 编

徐大明、吴志杰

副主编

王铁琨、姚小平、范德博（Marinus van den Berg）

编 委（按音序排列）

蔡永良、陈 敏、陈新仁、丁言仁、范德博、方小兵、顾利程、
郭龙生、郭 熙、刘丹青、刘 骏、王海啸、王建勤、王 琳、
王铁琨、吴志杰、徐大明、徐建中、姚小平、张治国、赵蓉晖

和谐语言生活 减缓语言冲突

——序“语言资源与语言规划丛书”

语言（也包括文字）职能主要分工具和文化两大范畴，且两范畴又都有显隐二态。就工具范畴看，语言作为显性的工具是用于交际，作为隐性的工具是用于思维。就文化范畴看，语言既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文化最为重要的承载者，这是语言的显性文化职能；语言的隐性文化职能是起到身份认同、情感依存的作用。

百余年来，中国因语言国情所定，一直侧重于从显性工具的角度规划语言，要者有四：其一，统一民族语言和国家语言，消减因方言、语言严重分歧带来的交际障碍。其二，进行汉字的整理与改革，为一些少数民族设计文字或进行文字改革，当年还为这些文字全力配置印刷设备，近几十年专心于进行面向计算机的国际编码，使中华语言文字进入电子时代。其三，探索汉语拼音的各种方法，最终制定了《汉语拼音方案》，使国家通用语言有了优越的拼写和注音工具。其四，大力开展外语教育，以期跨越国家发展中的外语鸿沟。这些语言规划，保证了国家政令畅通，为各民族、各地区甚至为海内外的相互交流提供了方便，为国家的信息化奠定了基础，为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做出了贡献。

这些语言规划主要是改善语言的工具职能，当然也兼及语言的文化职能，比如一些少数民族的语音、文字规范化工作等。当今之时，普通话作为国家通用语言，已经成为不胫而走的强势语言，全国已有百分之七十左右的人口能够使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已是响彻大江南北的时代强音。当此之时，当此之世，语言规划也应当以时以势逐渐调适：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工作重心应由“大力推广”向“规范使用”转变；语言规划在继续关注语言工具职能的同时，要更多关注语言的文化职能。

规划语言的文化职能，首先要坚持“语言平等”的理念。语言平等是民族平等的宪法精神、人人平等的普世理念在语言政策、语言观念上的体

现。要尊重各民族的语言文字、珍重各民族的方言，同时也要平心对待外国语言文字。

其次要具有“语言资源”意识。中华民族的语言文字（包括方言土语），贮存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过程和“文化基因”，镌刻着“我是谁？我从哪里来？”的文化身世说明书，滋养着弥足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必须科学卫护它，传承研究它，开发利用它。

再次要理性规划“语言功能”。由于历史上的多种原因，各语言的发育状态和能够发挥的语言职能是有差异的，比如，在使用人口多少、有无方言分歧、有无民族共同语、有无文字、拥有的文献资料、适用的社会领域等等方面，都各不相同或者大不相同。因此，应在“语言平等”理念基础上，根据语言的实际状态进行合理有序的语言功能规划，使各种语言及其方言在语言生活中各自发挥应当发挥的作用。

最后要遵循“自愿自责，国家扶助”的方针。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之一，宪法规定“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各民族如何规划自己的语言，民族自治地方如何规划自己的语言生活，应当按照本民族本地方的意愿进行决策，并为这些决策负责。当在进行和实施这些决策而需要国家帮助时，国家应依法提供智力、财力等方面的援助与扶持。

中国是多民族、多语言、多方言、多文字的国度，拥有丰富的语言文字资源，但也存在着或显或隐、或锐或缓的多种语言矛盾。对这些语言矛盾认识不足，处理不当，就可能激化矛盾，甚至发生语言冲突，语言财富变成“社会问题”。语言矛盾是社会矛盾的一种，也是表现社会矛盾的一种方式，甚至在某种情况下还是宜于表现社会矛盾的一种方式。近些年，中国的各项改革都进入“深水期”，语言矛盾易于由少增多、由隐转显、由缓变锐，许多社会矛盾也可能借由语言矛盾的方式表现出来，因此，中国也可能进入了语言矛盾容易激化甚至容易形成语言冲突的时期。

在这一新的历史时期，科学地进行语言规划，特别是重视对语言文化职能的规划，特别是重视从语言的隐性文化职能上进行语言规划，就显得尤其重要。这就需要深入了解语言国情，工作做到心中有数，规划做到实事求是；这就需要着力研究语言冲突的机理，透彻剖析国内外语言冲突的案例，制定预防、处理语言冲突的方略，建立解决语言矛盾、语言冲突的有效机制；这就需要密切关注语言舆情，了解社会的语言心理及舆论动向，见微知著，提高对语言冲突的防范应对能力。当然从根本上来说，还是要

提高全社会的语言意识，树立科学的语言观，特别是树立科学的语言规范观和语言发展观，处理好中华各语言、各方言之间的关系，处理好本土汉语与域外汉语的关系，处理好母语与外语的关系，构建和谐的语言生活，并通过语言生活的和谐促进社会生活和谐。

中国的改革开放表现在方方面面，但更重要的是思想上、学术上的改革开放。语言规划是社会实践活动，同时又是一门科学。徐大明先生具有中外语言学背景，不仅自己学有专攻，而且数年来一直致力于中外的学术交流与合作，具有学力、眼力和行动力。他所主持的“语言资源与语言规划丛书”此时出版，恰得其时，相信能为新世纪的中国语言规划起到重要的学术借鉴作用。

李宇明

2012年12月12日

序于北京惧闲聊斋

鸣 谢

谨此感谢以下各位在本书写作过程中所给予的诸多帮助。

感谢印度尼西亚的尼古拉斯·帕萨桑 (Nikolaus Pasassung)，澳大利亚的约瑟夫·德·里瓦·奥费伦 (Joseph de Riva O'Phelan)，还有两位匿名审稿人对书稿提出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深深感谢奥德丽 (Audrey) 和蒂娜 (Tina) 对我们的支持。

为便于比较，每章开头均列出了相关地区的面积，因来源不同，可能与实际略有出入。人口数据则依据《时代年鉴 2001》(*TIME Almanac*, 2001)，也因年份和估算方法的不同而可能与实际有所差别。特此说明。昆士兰大学的彼得·怀特 (Peter White) 协助加工了本书的附录地图。¹

在写作本书期间，恰逢作者之一的理查德·B. 巴尔道夫 (Robert B. Kaplan) 离开悉尼大学艺术系休学术年假，在昆士兰大学研究生院教育系做客座学者。

对于各位提供的帮助、意见和建议，我们深致谢意。书中缺点和错误在所难免，敬请指正。

1 英文版图书中的附录 (地图)，均来自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的图书馆网站。中文版征得了两位作者的同意，删去了附录。书中所涉及地区的地图均可在中国国家测绘局网站上找到：<http://219.238.166.215/mcp/index.asp>——译者注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引言	
——研究范围描述	4
第二章 日本的语言规划	
——对内实行单语制，对外推行实用主义	25
第三章 朝鲜和韩国的语言规划	
——一种语言，两种政策	39
第四章 中国台湾的语言规划	
——继承还是创新？	57
第五章 菲律宾的语言规划	
——标准化新语言	73
第六章 印度尼西亚的语言规划	
——国语的形成	97
第七章 马来西亚与文莱的语言规划	
——是保持分裂还是走向官方双语制？	120
第八章 新加坡的语言规划	
——以英语为主导的双语制	142

第九章 澳大利亚的语言规划	
——从本土转向国际多元文化?	164
第十章 新西兰的语言规划	
——机会之窗	192
第十一章 美拉尼西亚的语言规划	
——皮钦语和多样性能获胜吗?	209
第十二章 语言规划总体回顾	
——多元化的不同趋势	227
参考文献	253
译名表	273
译后记	281

前言

最近，本人与一位邻居聊到了各自学术领域的的数据问题。他是位考古学家，所做的工作就是小心翼翼地挖掘遗址，记下每块陶瓷碎片的发现地点，对这些碎片进行化学分析后，运用统计学手段断定黏土的来源地；接下来，他将这些实验数据与《塔木德经》（*The Talmud*）¹所记载的有关加利利人（Galilean）村落的信息加以对比，以此对同一时期的犹太人和其他民族之间可能的贸易往来进行归纳。本人试图向他解释我们在语言政策（language policy）研究中所面临的诸多问题：有些国家在宪法或法律中制定了各自的语言政策，有些国家没有；有些国家能够按照制定的语言政策办事，有些国家显然无法实施；有些国家能够列出各种语言使用人口的数据，而有些国家在全国人口普查时根本不涉及这一项。即便在人口普查中有关于语言的问项，各个国家的提问方式也大不相同。比如在美国，如果某一户不讲英文，普查员就调查这一户有几口人，而在加拿大，普查员则询问家里有多少人会英文。假如这些基本数据有如此多的不确定因素，我们由此得出的结论在可靠性方面如何能够与我的那位考古学家朋友相比呢？

虽然在社会语言学发展的最初阶段，学者们在处理有关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language planning）问题时常被上述问题困扰，但是，他们更关注解决发展中国家的语言问题。他们花大力气建成了有效的、可靠的数据库，比如对东非的语言状况进行了开创性研究。在社会语言学发展的第二阶段，学者们则更强调建立语言人权的理论模式，并以此为基础鼓励国际组织采纳某些具体的语言政策。然而，有一项工作一直无人去做，那就是系统搜集可用的国家层面的语言政策数据，而这实际上就是罗伯特·卡普兰（Robert Kaplan）和理查德·巴尔道夫（Richard Baldauf）两位学者承担的任务，他们为此创办了期刊——《当前的语言规划问题》（*Current Issues in Language Planning*），并于2000年推出相关丛书。他们深信，如果对于语言变异（variation）没有清楚的认识，同时缺少对具体情况进行

1 《塔木德经》，规范犹太人宗教与世俗生活的法典。——译者注

认真研究后得出的可靠归纳，就不可能制定出实施语言政策的稳妥而有效的方案。伊兰娜·肖哈密(Elana Shohamy)和我本人共同主编的一套丛书，以及与这套丛书相关的期刊《语言政策》(*Language Policy*)，也持有相似的观点。

有鉴于此，本人非常高兴地看到这套“克鲁沃(Kluwer)¹丛书”收录了卡普兰和巴尔道夫合写的著作。尤其令人欣慰的是，近四十年来，卡普兰和本人在专业领域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在此期间，我们两个人的学术兴趣从英语教学转到应用语言学，再从应用语言学转到现在的语言政策。

语言政策与语言管理方面的资料收集和挖掘工作正进行得如火如荼，本书对此也做出了重要贡献。本书的研究对象被粗略定义为“太平洋地区”。两位作者在研究对象的选取上表现出高度的智慧，因为即便他们所选定的区区十几个政府组织，在政治和语言方面的表现也是复杂多样的。他们对这些对象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分析研究，得到了翔实的资料。在此基础上，贯穿始终的主题渐渐清晰：有效的语言管理不是不可能，但非常罕见。各个政府组织很少有时间，或主观上不愿意，或客观上不具备条件，或缺乏智慧，去全面考虑语言政策的性质、意义和困难，以及制定语言政策所牵涉的社会、经济、政治、宗教、人口和种族等复杂因素。结果，要么目标不能完全实现，要么所得非所愿。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如本书中提到的新加坡、朝鲜）可以集中力量推行某项语言政策，并取得一定成效。据说，斯大林能让国人的识字水平和俄语在苏联的地位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新加坡则成功地促使语言领域发生了重大变革——提高了英语的地位，普及了英语知识，推广了英语的运用，削弱了汉语方言的影响，代之以汉语普通话，简化、统一语言，从而把新加坡建成语言更加单一的社会。很多人认为，语言政策的成功实施对新加坡的经济大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朝鲜也效仿斯大林时期的苏联，成功改造其语言以适应新的意识形态。

我们自然会问，这样的结果是好还是坏？它们能不能持久？我们自然也会问，其他看似更加民主的国家在管理语言和规划语言使用过程中遇到的困难是否反倒是件好事？

1 即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是荷兰一家享有国际声誉的学术著作出版社，2004 年与德国施普林格出版社合并。——译者注

然而，如果不对当今世界上的这些政府组织所实行的语言政策进行全面而可靠的梳理与分析，上述宏观问题就无法回答。卡普兰和巴尔道夫两位所著的这本书之所以重要，就在于作者以其辛勤劳动，尤其是表述书中的真知灼见，使得我们在建设深入研究所需的高质量资料这条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伯纳德·斯波斯基 (Bernard Spolsky)

2002 年 9 月

第一章 引言

——研究范围描述

1 概述

在调查了太平洋盆地的语言状况后，我们进行了取舍和归并，并试图证明这样做是合理的。最终的取舍以我们对太平洋盆地的狭义定义为前提，部分基于我们两人的共同阅历，所以，有人可能觉得这样的取舍有些武断。不管怎样，我们在此必须区分“环太平洋”（Pacific Rim）国家和地区与“太平洋盆地”（Pacific Basin）国家和地区两个概念。环太平洋国家和地区一般重心在大洲，包括一些面积广大、经济发达的国家——东边有美国、加拿大和中南美洲的西海岸，西边有俄罗斯、中国以及亚洲大陆的东南地区。太平洋盆地指的是南北美洲和亚洲之间散布着的成千上万个岛屿。

2 何谓太平洋盆地？

在讨论“太平洋盆地”之前，似有必要给它下个定义。人们普遍使用“环太平洋”这个词，“环”暗指边缘而非中心，此外，常用的“环”无视整个中南美洲也濒临太平洋的事实。通常意义上的“环太平洋”主要包括世界舞台上的大角色，即加拿大、中国、日本、俄罗斯、韩国和美国。所有这些政府组织¹都相对富有，面积相对广大，语言相对单一²。

1 本书通篇使用“政府组织”（polity）一词。我们使用“政府组织”而非“民族”（nation）或“国家”（country），是因为有些考察对象并非是马来西亚这样的主权独立的国家，而是种类各异的特殊地区（属地、独立国家的一部分等，如新西兰的纽埃、库克群岛），还有一些超大的国家（如中国、印度尼西亚）。（本书脚注为作者所加的，则不再另行注明）

2 虽然中国的汉语方言众多，全国通用的语言实际上是汉语普通话。美国的情况与此类似，美国人讲的语言多种多样，实际上，官方语言是英语。俄罗斯也如此，俄罗斯人讲的语言种类繁多，但俄罗斯对外宣称全国通用的官方语言是俄语。日本和韩国是出了名的单语社会。加拿大的官方语言是英语、法语（但是无视大量原住民语言）。虽然中南美洲的各政府组织有时候被排除在“环太平洋”的定义之外，他们的官方语言大部分还是单一的西班牙语（原住民语言也基本上被忽视了）。

“太平洋盆地”则不同。广义的太平洋盆地地域广袤，占世界总面积的三分之一以上。沿着地球轴线方向，北起北冰洋，南至南极洲，东起美洲大陆的西边缘，西至亚洲的东边缘，如果上文定义的环太平洋不计入在内的话，太平洋盆地有岛屿 45,000 个（不包括日本和菲律宾的众多岛屿），人口约 3 亿。最近，太平洋盆地的部分政府组织（如印度尼西亚、斐济、所罗门群岛）由于其内部问题稍稍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但是，这片广阔区域内的多元文化、多样语言却常被忽视，或者说，人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更加重要的环太平洋地带。

表 1 太平洋盆地政府组织的主要特征汇总

政府组织	人口 (1997 年, 约数)	面积 (平方英里) ¹	语言	状态
环太平洋独立政府组织 (21 个)				
柬埔寨	10,385,000	70,238	高棉语 (Khmer), 法语, 英语, 越南语	独立
加拿大	30,287,000	3,849 675	英语, 法语, 原住民 语言 ² , 移民语言 ³	独立
智利	14,583,000	292,135	西班牙语, 原住民 语言	独立
中国	1,236,260,000	3,706,580	汉语, 少数民族语 言	独立
哥伦比亚	36,200,000	440,762	西班牙语, 原住民 语言	独立
哥斯达黎加	3,468,000	19,729	西班牙语, 原住民 语言	独立
厄瓜多尔	11,952,000	109,652	西班牙语, 原住民 语言	独立

1 为还原表格原貌，表 1 及表 2 保持使用“平方英里”，1 平方英里 = 2.589988110336 平方千米。——译者注

2 即原住民所讲的语言，不同地区的原住民所讲的语言不同。——译者注

3 移民语言，原文为 migrant language，指移民所讲的语言，这些移民可能已经来了很久，也可能是刚来。下同。

(续表)

政府组织	人口 (1997 年, 约数)	面积 (平方英里)	语言	状态
萨尔瓦多	5,662,000	8,108	西班牙语, 纳华语 (Nahuatal), 波顿 语 (Poton)	独立
危地马拉	11,242,000	42,042	西班牙语, 原住民 语言	独立
洪都拉斯	5,823,000	43,433	西班牙语	独立
日本	126,110,000	145,877	日语, 英语, 阿伊 努语 (Ainu), 琉球 语, 朝鲜语	独立
朝鲜	24,317,000	47,399	朝鲜语	独立
韩国	45,368,000	38,156	朝鲜语, 英语	独立
墨西哥	94,275,000	755,984	西班牙语, 原住民 语言	独立
尼加拉瓜	4,632,000	50,566	西班牙语, 原住民 语言	独立
巴拿马	2,719,000	29,157	西班牙语, 原住民 语言	独立
秘鲁	24,371,000	496,222	西班牙语, 盖丘亚 语 (Quechua)	独立
俄罗斯	147,231,000	6,592,800	俄语, 原住民语言	独立
泰国	60,602,000	198,115	泰语 (Thai), 汉语, 马来语 (Malay)	独立
美国	267,839,000	3,679,192	英语, 西班牙语, 原住民语言	独立
越南	75,124,000	127,242	越南语 (Vietnamese), 汉语, 苗语 (Hmong)	独立
太平洋盆地政府组织 (24 个)				
澳大利亚	18,508,000	2,966,200	英语, 原住民语言, 移民语言	独立

(续表)

政府组织	人口 (1997年, 约数)	面积 (平方英里)	语言	状态
文莱	308,000	2,226	马来语, 英语, 原住民语言	独立
库克群岛	17,000	91	毛利语 (Māori), 英语	独立 / 新西兰
东帝汶 (联合国)	500,000	5,743	葡萄牙语 (Portuguese), 德顿语 (Tetum)	联合国代管
斐济	778,000	7,056	斐济语 (Fijian), 印地语 (Hindi)	独立
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6,304,000	426	汉语, 英语	中国
印度尼西亚	199,544,000	1,919,371	印度尼西亚语 (Indonesian), 爪哇语 (Javanese), 原住民语言	独立
基里巴斯	82,400	313	基里巴斯语 (Kiribati), 英语	独立
马来西亚	21,767,000	127,311	马来语, 汉语, 泰米尔语 (Tamil) ¹ , 原住民语言	独立
马绍尔群岛	60,300	70	马绍尔语 (Marshallese), 英语	独立
瑙鲁	10,200	8	瑙鲁语 (Nauruan), 英语	独立
新西兰	3,653,000	104,454	英语, 毛利语, 移民语言, 波利尼西亚语	独立
纽埃	2,200	100	纽埃语 (Niuean), 英语	独立 / 新西兰

1 泰米尔语 (Tamil) 在新加坡通常译作“淡米尔语”。——译者注